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解构
现代化

—
温铁军演讲录

—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from Wen Tiejun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现代
化

解
构

——
温
铁
军
演
讲
录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from Wen Tieju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构现代化: 温铁军演讲录/温铁军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218-04557-X

I. 解… II. 温… III. 经济—中国—文集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9255 号

责任编辑	余小华 杨小虹
封面设计	方 雷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1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557-X/F·607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的困惑（代序）^①

温铁军

“我活着，因为我思考。”这是一句电视剧里的台词。

“我思考，因为我困惑。”这是我今天的台词。

我多次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的学术研究的“学者”。因为这种规范研究，按照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说法，所追求的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我觉得这样研究的学问越精致化，就可能会离客观现实越远，我们的书斋学者这样研究下去，就可能难以解释现实。

而我，由于得到了参与农村政策试验区调研的最好的机会，能够把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花在用脚做学问上，就是靠长期下基层搞调研才积累了一些粗浅的感性认识。不过，也许恰恰因为不懂多少理论，这是我的不足，所以，搞了20年的调研，到现在也不过只是收获了一堆困惑，因此，说实在话，我只能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困惑。

我的第一个困惑是：怎么理解中国在遍地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追求农业现代化？

记得是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把过去文件语言一向强调的农业现代化，实事求是地改变为“率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当然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因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传统农区，农

①中国改革杂志社组织的大学生支农调查评比出了获奖报告，要结集出个册子，编辑让我写个序言，正好2002年10月25日我在中国农业大学新报告厅做了个演讲，所谈的无外乎是近期的所思所想。与当时在场的老师学生交流，气氛很好。有同志帮我记录，形成了摘要，权且摘录其中的第一部分作为序言。

业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没有、以后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5位，但是，就大多数中西部传统农区而言，小农经济基本特征改变了吗？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的制约，在我国农村地区客观上不得不长期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一直没有条件根本改变的原因。

在最近有关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研究员指出，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按照中国实际已经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全国的19.5亿亩土地应该只需要4000万~5000万的劳动力。其他讨论意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大多数接触实际的学者比较一致地承认，我国农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基本上仍然属于传统农户的兼业化经营，因此，如果加上农户的养殖和其他经营，农业实际上只需要1亿的劳动力。那么，农村中剩余的大约4亿的适龄劳动人口，理论上应该处于“潜在失业”状态，当然就需要非农就业。这确实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要安排，客观上也没有安排到哪儿去的可能。因此，在中国，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1995年有关实行紧缩方针的讨论中我曾经提出，应该把促进就业作为基本国策。近年来的政策讨论环境相对更宽松了，我也就有条件更多地强调自己的观点：如果20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就业问题。

中央领导早就指出，要想富裕农民，就得减少农民。不过，咱们有没有关于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针对性的政策？目前看至少各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贯彻“与时俱进”，因为，相关政策还没有出台，或者很不完善。将来即使政策完全对路，农村城市化加速，从中长期看，今后20年内，农民人口的比重可能会下降，但绝对数仍然会在7亿~8亿，“不得不小农经济”的问题，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中长期难以解决的基本制度约束。

那么，在“不得不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如果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难以增加，绝对地租也就无法增加，种植业从长期看可能就是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那么，资本、技术这些至少应该得到平均利润的要素又怎能进到农业来？如果劳动力难以转移出去，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边际效益下降到哪怕零以下，仍然不可能被其他要素替代；那么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看不见的手”又怎样发挥作用？

如果上述制度约束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人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农业现代化的思路不能用来解读中国的现实。

接着产生的或者派生的困惑，可能显得更有挑战性。如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中国客观上没有条件重复西方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那么，是不是应该提出农业经济科学是什么科学的问题呢？

一般认为，农业经济学是个部门学科，是属于西方经济学微观领域中的部门学科。它之所以是西方的科学，是因为这种理论主要是从西方的经验过程中提升出来的。但是，在中国，并没有与西方相同的给定的成立条件。因此，农业经济科学在中国农村，难以称之为科学。

这要提到什么是科学，以及相关的方法论问题。

大家都同意，所谓的科学成果，一般是通过试验获得的。如果我们通过试验，某个科学的一些道理或者假说不能被证实，严格说就叫证伪。如果我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农业经济学的道理被证伪，或者这门科学几乎不能解读占世界农民人口27%的中国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这种科学有没有普适性？如果没有，那么，学生在校学的、老师教的、研究人员据以进行论证的都是什么呢？

随之派生的困惑可能不是我的，但却更令人不安。因为在大多数场合我只要这样提出讨论，马上就会有人指出，如果不能按照西方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农村的现实问题，难道要我们退回到传统的所谓计划经济理论去吗？其实，这样的非此即彼地提出问题本身，就是西方“一元论”哲学支配下的不自觉的反映。对此我往往只能反问：所谓计划经济，难道不是另外一种西方的理论吗？

有鉴于此，我们当前最需要的应该是“问题意识”，最忌讳的则是“意识形态化”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我本来一向是尊重理论的，但是对那些不切本土现实只会盲目照搬的理论，实在容易使我这种搞实地调查出身的人产生困惑。因此我一向不敢轻易地与人议论“理论”，尤其是对那些所谓“体系”敬而远之。

将来，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会逐渐形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经验过程归纳出的理论，但现在，还是别急于盲从。即使不敢谈对老师“发难”，或者对学科本身提出颠覆性的观点，要是也能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多一点困

惑，如果也能够“困惑着我的困惑”，也就不容易了。

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就此停下，不能对国家、民族、历史和现实不负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人有责任去解构（de-constructure），通过下基层调查，通过向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重新认识已经被我们这一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共识。例如，我今天汇报中所提出的，我们是否应解构农业现代化？然后，也许我们这一代没有能力，将来由下一代再建构（reconstructure）。

当然，建构本来就在解构之中，“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吴敬琏老师几次提出“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实在到了需要“大破大立”的时候了。

说了这么多，最后归纳的是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盲目照搬、照译的书本上的理论有不少是伪科学、是垃圾，根本不能用以指导我们解释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的解构，其实就是一种挑战。

目 录

1

发展战略和改革

- 3 无法复制的现代化
- 8 解构现代化
- 23 战略转变与工业化、资本化的关系
- 32 中国能再争取 20 年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吗
- 49 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
- 55 “非典”引发的危机与改革
- 64 西部开发的两个思路
- 66 找不到大学,找不到教授
——教育作为“第三产业”的投资、
收益与风险
- 69 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2

“三农”问题

- 75 热点三问
- 82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
- 99 市场化与小农经济
- 104 五大政策解决“三农”问题
- 110 交易成本与制度安排
——关于农地制度创新的思考
- 116 芜湖土地流转
- 120 财政支农的概念和问题
- 130 “入世”与中国“三农”问题
- 157 WTO 与中国农业
- 171 改造我们的学习
- 189 毕节扶贫开发
- 197 发达地区农村改革问题
- 204 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

1

发展战略和改革

业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没有、以后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5位，但是，就大多数中西部传统农区而言，小农经济基本特征改变了吗？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的制约，在我国农村地区客观上不得不长期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一直没有条件根本改变的原因。

在最近有关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研究员指出，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按照中国实际已经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全国的19.5亿亩土地应该只需要4000万~5000万的劳动力。其他讨论意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大多数接触实际的学者比较一致地承认，我国农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基本上仍然属于传统农户的兼业化经营，因此，如果加上农户的养殖和其他经营，农业实际上只需要1亿的劳动力。那么，农村中剩余的大约4亿的适龄劳动人口，理论上应该处于“潜在失业”状态，当然就需要非农就业。这确实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要安排，客观上也没有安排到哪儿去的可能。因此，在中国，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1995年有关实行紧缩方针的讨论中我曾经提出，应该把促进就业作为基本国策。近年来的政策讨论环境相对更宽松了，我也就有条件更多地强调自己的观点：如果20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就业问题。

中央领导早就指出，要想富裕农民，就得减少农民。不过，咱们有没有关于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针对性的政策？目前看至少各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贯彻“与时俱进”，因为，相关政策还没有出台，或者很不完善。将来即使政策完全对路，农村城市化加速，从中长期看，今后20年内，农民人口的比重可能会下降，但绝对数仍然会在7亿~8亿，“不得不小农经济”的问题，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中长期难以解决的基本制度约束。

那么，在“不得不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如果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难以增加，绝对地租也就无法增加，种植业从长期看可能就是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那么，资本、技术这些至少应该得到平均利润的要素又怎能进到农业来？如果劳动力难以转移出去，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边际效益下降到哪怕零以下，仍然不可能被其他要素替代；那么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看不见的手”又怎样发挥作用？

无法复制的现代化^①

中国正处在最后一个体制的转型期，只有金融资本市场尚未市场化。这是因为，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国不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不可兑换，曾经有效地防范外部金融危机转嫁到国内。尽管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但就目前看，全世界投资机会最好的，我个人认为仍然是中国。

在人口规模上和中国最可比的是南亚的印度，印度在2001年得到的外国投资不到中国的10%，尽管它早就殖民化、市场化了，但外国资本在印度很难有获利机会，因为，印度的资源已经全部被资本化了。而中国因为有30年前毛泽东的时代，而20年的改革进程尚未完成，中国在全世界成为经济增长最高、资源向资本转移收益最高的国家，也就是说现在的外国投资和本土投资占有的，不是一般的制造业所产生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增加的那部分收益。

客观地看，全世界还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如果说有，比如说以色列、巴基斯坦，如果和平，会带来资本增值收益，那叫和平红利。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50年没有战争，它可以加快资源资本化的过程。

中国经济的最后的竞争，可能是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竞争，当然也会发生在不同的外国资本之间。在今后的5~10年之间，国内的金融资本在最后的5年不开放期间，会利用它的垄断特权加速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进程。如果这一过程会加快，中国的金融资本会长大，参与国际竞争，否则它的实力是有限的。

美国和欧洲现在仍然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引导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之一，而且，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永远只能是中国。

现在的主流经济理论似乎正在试图延续一个不可重复的经验，就是所谓实现现代化。

^①此文是温铁军2002年1月在“中日知识共同体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大家常说的社会科学理论是科学，因为那些理论已经被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所证明了。但是，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按一定的技术路线得出的结论别人可以重复。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只有美国和欧洲是现代化国家，但它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

比如说，日本的脱亚入欧，其实是想重复欧美的现代化经验，但它最后走不下去，人们终于发现欧美的经验是不可在日本复制的。因为那不是科学，尽管它曾经给日本带来了欧美模式的经济成长。但后来日本人才知道，欧美可以做，别人不可重复。可见，这个经验是假的。当年日本认为自己的生产能力到一定程度，必须学习欧美搞殖民化。欧洲在自己的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使用了炮舰政策，占领资源性的国家，占领美洲大陆、澳洲，占领亚洲，但到亚洲他们发现，亚洲的资源被这么多的人口控制着，在美洲，只要把数千万印第安人杀完就把资源全占了。而且，欧洲在殖民化的过程中，移出 1/4 的人口，大英帝国就移出 1/3 的人口，因此有新大陆国家。这是殖民主义辉煌的德沃夏克的《致新大陆》，整个乐章的气势是大气磅礴的，却是以千万印第安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这个殖民化的经验，对解决欧洲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过剩问题是有效的。但到日本重复的时候它是失败的。日本不过是在重复从殖民化向现代化前进的经验，既然欧洲在工业化的工程中把美洲占了，日本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中把亚洲占了？因此就有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最后在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欧美军事、政治干预下失败了。亦即，欧洲的殖民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可被重复。先一步对世界资源瓜分的国家不允许后发国家重复这条道路。否则意味着有场世界大战。

再看德国，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谁对谁错？战胜者对，战败者错。在遇到 30 年代大危机的时候，德国的一国的经验是正确的，因为哪个国家把自己过剩的制造业能力转化为军事生产，那么军事竞赛的规律就是增加的哪怕 1% 的投入，将可能形成 100% 的优势，对其他国家的非军事投入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但德国的经验不可重复。如果其他国家都这样，就意味着世界大战。

所以世界在有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冷战思维所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的威胁，实际上是告诉人一个假的道理。因为这个经验是不可重复的。因为我们看到日本在重复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失败。

欧美的现代化中国能不能重复？重复别人的经验，实际上是走不下去的，欧美只允许自己走殖民化—现代化的路，后来的别人是不能走的。

美国成为世界金融资本最大的 POWER，它怎么来维持金融霸主的地位呢？也有很多经验证明它不可取。当 1999 年欧元一问世，它的币值比美元高 13.8%，既然已经没有金本位制度了，那么欧元发行的基础就是欧洲区内贸易的不断扩大。这来源于欧盟东扩，来源于欧洲有条件把苏联、东欧国家原来的计划体制下没有资本化的资源（资产）转化为资本。金融的根本功能是中介，一方面是交换的中介，一方面是资源转化的中介，在大多数转轨国家叫货币深化。我们把改革的这些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过程叫金融深化，或者叫货币化推进资本化。

但欧元刚刚发行，接着却是巴尔干战争，当欧元足以威胁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币，意味着什么？战争。这些经验可重复吗？可以因为日元升值、为了维护日元地位在亚洲发动战争吗？尽管就像日本朋友说的，小泉政府要当美国人的后勤基地，要求出兵参加阿富汗战争，表现了它从经济大国、资本大国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转型的一种愿望。但是日本的这种愿望仍然是重复欧美经验，实现不了。

日本的脱亚入欧，既有转型成功的一面，又有它不成功的一面，就是重复欧洲的殖民主义。今天日本的政治家们，如果还想重复美国的军事霸权维护金融霸权的这样一种方式，此路不通。巴尔干战争可以一时把欧元打压下来，因为所有的欧洲国家参战，都要以财政来支持，欧盟发行欧元必须要保证它的财政赤字保持在 3% 以内。战争必然会带来财政赤字增加，战争必然会拖累欧元汇率下滑。因为欧洲的不安全性增加，买美元保值保证安全的避险心理会增加。因此欧洲的投资人或中东的石油美元都会流向美国的资本市场。因此创造了在发生了巴尔干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资本经济往上走。这是美国继续维持强势美元地位的手段。

这种经验，日本可重复吗？不可。

今天，日本在货币量上和美元是相似的。但在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上根本不可能和美国相比。当然你可以跟在美国后面，但学得了美国的这种基本经验吗？所以，中国不想重复日本，也不想重复美国的东西。

实际上，美国人是两手，一方面是尽可能压住欧元不要起来，美国历届政府都毫不含糊地公开宣布自己的阳谋（已经成为唯一霸权国家，根本不必搞阴谋）：一定要保住美元的强势地位。但美元又严重高估达 36%，如

果按美国学者拉鲁什和中国学者王建的计算，高估 70% 不止。如果美国没有世界霸主的地位，没有军事强国的地位，不能把美国变成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国度，就不会有大量的外资进入美国。

日本是美国外资的相当大的供给国，因为日本银行的零利率，可以使投资商以极低成本或无成本地从日本拿到钱，投资于美国的资本市场。所以美国可以实现 80% 以上的 GDP 来源于金融投资为主的服务贸易，它很成功。你说主流经济学根据美国经验得出的理论，对所有国家是适用的吗？那种理论背后的经验是可重复的吗？那种经验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是可采取的吗？绝对不是。

个别的例外有。还有谁能实现 80% 以上的 GDP 来源于金融投资为主的服务贸易？香港行。世界上只有香港的 GDP 的增加值中 80% 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贸易。

2001 年 9 月我去日本参加中日经济论坛，论坛的题目是“21 世纪：中国是威胁还是机遇”，我说，这看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威胁就是威胁，要机遇就是机遇。如果你们要威胁，那么就继续跟着主流走——我们认为不可重复的经验——但你们愿意的话尽可以重复。但实际上肯定重复不下去。以亚洲的金融资本关系为例，人民币即将升值、早晚会成为亚洲的强势货币，这似乎是个趋势，日本难道能发动什么样的战争把人民币打下去？

后冷战意味着冷战虽然结束，但仍然有后冷战思维和行为，意味着冷战中的参与国家继续按照冷战思维来考虑国际关系，欧洲人进入冷战后的阶段，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在原来苏联控制范围内，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有廉价的资源，可以和欧洲过剩的资本、过剩的制造业更好地结合，因此欧洲加速一体化，在 1991 年“8·19”事件发生以后，欧盟开始东扩，欧洲货币一体化也进入日程。

现在的全球资本化是个主流认同的大趋势。但人们真正看到的是全球区域化。那么到底相信资本全球化，还是相信已经出现的经济区域化进程？当人们鼓吹全球化时，主流其实就在告诉人们：完全放开你们的资本市场吧，让我这张绿色的纸可以自由地进入，自由地占有你们在资源向市场转化中增值的那部分收益。

当前，人们都说世界经济黯然失色，讨论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到底出了什么事。根本问题在于，像美国这样，以 80% 以上的服务业的收益来维持 GDP 增长的经验，确实是不可复制的。如果对亚洲来说，各个国家都明白

了不可复制美国经验的道理，那么目前唯一可参照的现实经验，就是区域一体化。

至于中国，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应该参与区域化的整合进程，无论是东北亚的区域化，还是东盟与中国的“十加一”；或者是中印俄的整合。因为，还没有谁真正有能力创新出一种与当前的现实经验完全不同的新的经验来。

解构现代化^①

我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一个四处游走的调研工作者。我的调研得到的大体上都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可能确实没有理论深度，也就不能从理论上去给大家解说现在的问题，只能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就是给大家讲故事。曾经有很多年轻朋友问我的学术思想，很惭愧，直到现在我都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我想，我还是就这样做下去吧，等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将来由后人总结归纳，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到底做了或者说说了些什么，是否有理论价值。

一、题解：关于感性认识

今天的演讲题目叫解构现代化，英文叫 deconstruction，为什么谈这么个题目呢？并不是说现代化的概念不好，而是当你要使用这样的概念时，先要弄清楚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年你们上海的曹锦清老师写《黄河边上的中国》那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昆明有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会上曹老师很激动地把他到黄河边上走这么多路、看这么多村的感受跟我们说。我从80年代以来一直在搞农村调研，他说得也很有感染力，可我呢，那时就没有随着他的话激动起来，显得似乎有些冷淡。他就很奇怪，问我：

“老温你怎么回事，你搞农村研究的，我说这么多农村的事，你为什么好像无动于衷？”

我说：“你在这短短几个月的考察中看到的東西确实是真实的，可我这十多年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要问的是：你感动完了，书也写了，那以后呢，

^①此文是温铁军2004年2月21日在上海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举办的会议上的演讲。

怎么办呢？”

老曹愣了一下，后来，他就做了很多哲学思考，“我们从何处来？身处何处？将向何处去？……”再后来，就写在了他书的前面。

作为上海的一个著名教授，他也很难将现实观察中得到的感性认识，转化成对策型的思考，所以，他会回归到他的哲学思考，我想，这对他来说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借用他的故事是打算说明，我们把感性认识转变成为政策思考已经不容易了；如果希望上升到理性高度，转变成为所谓理论，那就更困难，尤其需要很多的调研积累。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象层面上的一般的感性认识上，我们需要根据大量调研的情况，做更多的反思。因此，我今天晚上跟大家谈的，其实是我在大量调研中形成的一个反思的过程。

二、在调研中反思

大家都知道，反思其实是很痛苦的，当你被调研和实践教育得不愿意再把现有的书本概念拿来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大家约定俗成的、普遍接受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而这个重新认识确实很难，比当初接受它们的时候还要困难得多。

以我自己来说，80年代，也曾经是个激进的市场改革的推进者。我们那一批人当时就以为过去的问题主要在于体制不好，只要能够比较快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只要产生新的可供分配的增量，我们的问题似乎就能够解决了。后来，到了90年代，这些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正好当我反思过去认识的时候，得到了一些机会，在一些国际NGO组织的支持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做考察。

这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候到欧美发达国家考察，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发现很多问题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经历过、思考过了，而我们正在经历，正在思考。和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交流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去南亚、东南亚、南美，就会发现他们思考的问题几乎是完全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的。而我们现在所打算实现的很多预期目标，也许人家已经实现，或者曾经实现过。

比如说，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人均GDP在现有水平上翻两番，大家也看到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人均GDP是1000